

集部

香溪集卷十六

宋 范浚 撰

記

慎獨齋記
養正齋記
拙懶軒記
不欺堂記
自牧齋記

西溪觀魚記

慎獨齋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袵巧進趍騁辭辯誰不欲使人謂己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為常人至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于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曉然知善之可好而棄弗為是自欺曉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為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吝不改是自欺

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實不知行而徒欲有聞焉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言浮於行而言之不怍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之目殆未可殫言而遽數也而好欺者動欲飾詐以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紛起所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曾不十一又其欺人者心詭譎不惜不情則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之得為常人幸矣幾何其不陷于大

惡耶禮記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掩如此彼小人乃欲掩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掩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心有自愧不憮之

微情呈露于言意態度之閒自以為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掩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人每旦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漚鳥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之心一萌於中雖不自知態度之異而漚鳥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用心於幽闇無人之地亦

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札解劍繫徐君之冢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劍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面謾而有諾責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詭偽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詭偽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乎世之矯激盜名

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人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不視子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為私而顯言于人無毫髮隱焉嗟乎世之視人以詐而終匿其情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

遺送曰一生不悔闇室夫着屐既過誤又當暮夜長之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悔闇室為甚負固欲自列嗟乎世之幸人所不睹而肆為不義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歴觀古之學者能慎獨不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予獨以四人稱葢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為旦暮起處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之目可以深思而力去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夫不睹不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養正齋記

門銘几戒古志士所以示微慎善自修也今人平旦出門犇事逐食營為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

疲劇昏睡寤起起則淩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且視一室如傳舍出而入入而出耳豈復以古人銘戒為事是大惑也盈川虞唐佐堯卿從游幾十朔矣顧其中淳而外謹不異一日刻意問學知以領略為務歲季謁歸且言平居定省餘暇立屋貯書以學名之曰養正義取諸易覬釋厥旨使得持歸旦暮誦服為不力不逮之警雖臥興其敢忘乎淩曰子志如是其知門銘几戒意矣

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
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
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然緣目而逐
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主者殆有甚於
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為貴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人受命於天正性
本具君子保是正性斃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
而有之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則可以無愧於此曾子所

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挚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雞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奪人其可失正乎仲尼錄易於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頤曰養正則吉夫頤咀物養道也而蒙為物穉欲得其養又蒙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焉故聖人以養正垂戒異卦而同辭見正之不可不養養之不可不正也古之人欲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蔿不食行容

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曰先正其心夫童蒙未發心一而静自是養之雖幼而壯壯而老將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可以為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于海言水者必期于海學未必遽至于聖言學者必本于聖葢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予無謂養正為淺事其勉之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記

拙懶軒記

古之君子其持心也厚故未嘗廣己以自多雖至聖大賢猶將退然自託於無能之地非其詭謙飾遜而貌為此區區也蓋不若是則不足以持盛德而守成能故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陋後之君子則不然浮躁而淺露言華而行伐造大而好高著一書便欲得牢相挺一筆便欲斷大事客氣虛張過自標置至有大署其門者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嗟乎一何古之君子忠厚退

遜而後之人不長者若是其相懸乎葢嘗竊聞之矣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足而不學則以為無足學也能無廣已以自多乎殊不知道之深德之奥學問之大曾非揭流涉波者所能測知譬猶遡沿上下不出于絶潢斷港則必以為天下之水止是而已因又以為天下之觀水者舉莫吾若故侈然有輕天下之心試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漫汗不見邊際彼將眩棹縮忸悵悔自失愧前所見自比於蹄涔杯坳

之不暇然則世之造大好高而過自標置者庸非不學之過也哉歐陽使君我丈人行也守臨江廉以自持寬而不苛小民便其政以病丐閑既得請來寓吾里之蕭寺闢髙軒游居其間而名之曰拙懶淩觀使君耆年嗜學旦暮黄卷手之不釋而又短章大篇哦詠日富此其勤且巧至矣猶方自託於拙懶將非審所謂學問之大而内不自足且法古君子所以持盛德欲以矯世造大好高之弊乎昔嵇叔夜自謂懶不涉學而博覽淹該杜子

美自謂老大意拙而詩窮天巧崔沔名室以陋柳子厚名堂以愚今使君自謂拙懶正嵇杜類也而以名軒又崔柳意也當使君之在臨江也軍書方急元戎偏師鼎來捷至改轅而弭節者交午相望凡輦車流馬資糧屝屨革角蒠秆椎牛刲羊所以征須百緒而官無儲錢待粟庫庾單匱一切仰取於民不供則乏軍興箕斂則人告病於是而丐閒又使君所以為拙懶者歟後既登軒賦詩使君又屬以為記後方鄙世俗浮薄而樂使君獨

忠厚退然自託於無能也不能無言遂書之

温州永嘉縣不欺堂記

令之職視它官最為近民宵興具冠服坐堂上進訟者而聽其要逮日入或不得休至以燈火臨事凡詭情偽貌誣𡾟抵讕之説紛泊于前姦胥惎之舞文法以佐其詈加又令與賓客相對答若將迓大官行李出歸境上無虚日間省熟事則吏抱簿案袂屬以進涉筆占押至千數百牘非甚競爽不能無勞以昏昏則罔冒面謾者

益乘之令欲使人無欺其艱矣哉吾兄茂安宰永嘉既
踰年惠洽禁信門庭日靜以無事致書香溪告其弟浚
曰吾為令不以能聞幸吾邑多士鄉句俗無豪黠使猶
竊稍食于此吾即聽事之東堂置几硯以暇隙棲息其
處因名之曰不欺用自警省是非求人不我欺惟吾心
不欺而已子其為我記之浚曰吾兄撫千室如環堵治
糾紛如寘掌使蹇尾之吏自新雀角之獄不聞非不欺
何以及此抑聞古人有言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夫誠於

此化於彼將不令而民應之葢有行乎令外者矣嬰兒生三月前軒冕不知欲後斧鉞不知畏然而慈母之愛諭焉蛟潛于淵其子迎化于高陵精微之感殆難以言論吾兄能無自欺則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呰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諧羣言患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敢也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况此民其寧我欺乎昔人論三不欺優民不忍欺者竊嘗評之民不忍欺謂欲欺之而不忍是猶有欲欺之之心葢三

不欺皆求乎彼不求乎此故雖善治如究賤民心之欺猶有萌焉彼其掣二史肘而責之書則已既欺矣能使人無欲欺之之心乎嗟夫精誠潛通甚於呼呼欺不欺存乎中疑若沉阻未易鉤致而諭諸人者焯焯不可掩昔者齊侯與管仲謀伐衛退見衛姬而色動足髙而氣强衛姬知其欲伐衛也明日見管仲言徐而有慙色管仲知其舍衛也夫齊侯匿其情密矣入則衛姬知之出則管仲知之由是以觀人固不可欺而欲欺人者其不

可尤也况將使人無我欺又甚不可要在無自欺也審矣吾兄厚重簡廉政先治已知心不欺不求人不我欺是自慊之學也於以感人人將自化無萌欺于心者故浚叙所以名堂之意併論三不欺與夫精誠之諭諸人者以為記紹興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記

自牧齋記

永豐柴喆吉卿懐鉛束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具有志乎治氣養心益拳拳也既

累月告歸覲其親且曰喆不佞初不知學然亦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凊之閒結茅爲齋以居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覬一言以歸書之齋辟用謹不逮是耳善誨于朝夕而門墻不遠也予應之曰子知自牧之謂乎予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尚友古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鄭殆十八九爲庸人彼惟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

足矣故廣已以自高然則自高者迺所以為卑而卑以自牧者迺所以崇吾德也今夫登山者處已高矣仰而左右視則巍然崔崒者猶在其上焉為學亦然賢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憂不如舜葢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已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為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

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欲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歧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繁久體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為師仰大道之髙邈方積跬而履畢眇已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顧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説為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西溪觀魚記

西溪翁曉致長魚於范子受而羹之以侑晨飦飦竟捫腹散步于西溪之上時霜清水落風收不波潭光空明杲日照映下見羣魚游泳殆可尾數差次隨續東西自如范子顧而曰嘻向侑吾飦者非此溪之魚乎胡為困于溪翁自取胊鼎禍乎魚方潛澄淵浮淺瀨隨至輒適不知身之為水也水之為身也魚之樂亦至矣餌雖美其鈎實銛何乃貪一豆之羶腐遂捐清泠之適至於刳腹流腸鬐離鬣落糜於沸釜豈與逐微名細利以失無

眥之軀者同其迷乎吾於魚有所感矣歸舍記所感將
為知幾者言之

香溪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香溪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閏

香溪集卷十七

宋 范浚 撰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三益齋記
存心齋記
訥齋記
平堂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開中興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風動萬方文治熠然覃布遐濶凡雄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並設生員營宇務為崇盛守長佐貳闕決學政一或不虔為不任職然以銅墨劾官者責專而事叢不與他等自中材處之往往促束于文符米鹽敲朴期會苴罅補短救過不給其能以養士為念信乎必文

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以化治稱也括蒼吳君彥周為龍丘宰既蠲民瘼乃行視黌宇問著錄幾人吏白廩米不繼士至潔腹誦經或不煖席又負笈挈挈而它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令君曰嘻茲為教本予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為即日按取官廢田請于州以為邑之學田歲制其收可食數十士太守待制張公踰具意許之於是高冠侈袂而抱方策者相與婆娑乎崇堂邃館商古今引仁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歲賴安令君

為諸儒賜其厚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為文雅健意氣兼勝當官猶嗜學决事得小閒即取揷架書吟諷自娱休暇對客于便坐即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終晷不出文字間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第暮已氣息拂霄漢視窮巷士如土梗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習不異書生時則胷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宫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舊道令君性資剛耿清操如氷雪秩行满矣而理邑規撫不變如

始至自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横索以彫其民鋤姦剔
蠹吏卒懲懼爲脅息股栗畫敍碩暴革心掃跡益令君
文儒而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爲急故化行孔易如髙
屋之建瓴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業等相與具敘
田事本末謁請于某且曰惟我學子伊昔羣萃糗糒不
贍羣勉肄習百爲勤艱不克卒業逮令君惠我諸生俾
既厭心惟問學是專修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
哉我有子弟令君實飲食教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

不可諼宜有金石刻丕揚茂猷顧為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㝠應之曰紀令君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且寧可辭惟令君養士士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養正矣昔孟軻論養心為大體而賤養口腹葢是心之大覆穹隆而載旁薄包八荒而函萬殊兼舉有無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曾莫見其形狀是大體也自養者善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之小體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咸宜記雖不文

亦得自託于不腐矧龍丘為信安支邑之劇雅稱多儒令復漸被于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跡震擢于時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顧不偉歟令君名芑令為左宣教郎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溪范浚記

三益齋記

學未極乎至足而上雖顏子不能無進況方有志而勉于行者其汲汲於取友求益也固宜然人知得益在友不知所以得益者實在我不在彼也昔者孔子讀易至

損益喟然而歎以為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闕之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自賢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予嘗論之世故有虛驕傲誕聞見未毛銖而自大如山崖者矣或掊其微累必盛氣豞容辭以偽辯曰我何尤我何尤則直者將見拒彼惟許身之欺也如是又必以人為欺則諒者將見疑其自視甚侈矣如馮夷未東傲睨秋水必以天下之美為不越乎己則多聞者將見陋負是三失烏能受人善言將

不得聞於耳雖得友猶無友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然則直諒多聞之益豈不在我乎哉予同郡陳九言叔永有志而勉于行者也家居義烏之菱塘養親讀書以三益名齋而求記於予九言予昆孫婿且從予學久因告之曰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非偽為也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未學寡陋

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者皆自得之信乎在我不在彼也令子和厚而修謹以明己事為孜孜予期子勉夫三失而得益也用復告子以尚論古人之益葢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古之所謂直諒多聞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則得益愈大孔子嘗論直躬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論多聞曰闕疑而慎言其餘又曰擇善而從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葢如此而又謂卜商好與賢己者處端木賜好與不己

若者處則曰商也曰益賜也曰損今子欲求三益友於斯世則甚難而尚論古人也又甚難皆當以孔子之說求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日香溪范浚記

存心齋記

壽昌邵恂子信與浚舅家有世睦焉因舅氏見予香溪留學於予居具趍向甚端其植志甚篤一日告予以將歸且言家之屋南有齋焉名曰存心覲省之餘當復習業其處敢問何修而可以存心乎予應之曰善哉問也

昔者鄒軻言存心之說甚備予嘗索其指歸而知學之方試因予而妄言之夫君子之學本諸心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況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尚安所覺哉此君子所以汲汲於存心也然而人之

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觖望狠忿怵迫憂懼與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于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境亦且顛冥迷憒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摇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者不亦難乎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捨言之耳人能

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心存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所以異乎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用能於勿忘勿助長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奥也然則存心可以已乎曰未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惟心之盡是無心也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是而精一之斯可以盡性矣方其存

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心未盡焉非所謂無
心未能盡心烏能盡性心未盡焉烏知所謂性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葢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為性皆
天理也然則存心者所以存天理求盡其心而已顏子
拳拳服膺存心之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子之心之
存也至於屢空則嘗盡其心矣然特屢至於空而未能
常空為其不違仁之心猶存焉耳心不違仁善矣乃為

空之累此毛猶有倫之謂也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雄徒知存心不知心存而未盡不足以盡性故以長操而存為聖人事聖人者寂然不動從心而不踰矩尚何有於操存哉予故曰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此非予之說也孟軻之旨也今吾子有志于存心是學之始而方求所以存之之道是存心之始子其慎所存乎傳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蓋事物莫不然而心為甚子其可不

慎哉恂聞予言作而曰敢請志是說而習之予因為記俾以歸勸之學也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香溪范浚記

訥齋記

凡人在孩抱未能聲其意咿嚶終日莫喻所欲乳保教之語僅名東西則家人雜然歡笑以為早慧言於人何尤哉惟夫尚口飾舌夸華背誕譏議訾毀速累召禍於是有三緘之戒故曰天生人使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狂然則人固不能無言惟言之慎而已予兄子伯通

家居南偏有齋焉名之曰訥求予言為記予多其知慎言也而樂告之曰華不繁者實必碩流不寫者源必豐言之不出則積中之宏而深也固矣惟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冥思慮於道奥何暇事無益之言哉然則君子欲訥於言不但區區口擇期無尤違而已今伯通也慈吉甘友兄弟睦宗戚行身祗畏其於過言亦寡矣而拳拳焉以訥為務豈非有志乎用心於內故歟孔子嘗曰予欲無言道至於無言至矣彼曾子

之一唯葢未免乎贅況多言乎學者欲知無言之旨當自訥始紹興十七年夏六月晦日香溪居士范浚書

平堂記代

法曹於州為卑官而其責為最重凡州之屬邑有大訟舉以上府府有司師聽而成之報具而法曹當其罪當平則執誅受杖俱無寃人一失其平則有呑恨而死者此其為責不已重乎切嘗念刑者有成無變君子於是乎盡心苟不用慎而濫為横入則豈徒得罪于不可欺

之泜人將必有陰禍鬼誅雖疾走而不得逃者以災其身而敗其家此古人所以抱具獄而哭者也漢虞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恕嘗曰于公高門而定國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至九卿經後有孫升卿位果通顯升卿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爾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嗟乎虞經用法平恕六十年僅得一孫貴耳升卿

一敋不辜遂受咎罰其久如此得不銘丹筆以為決讞戒耶某不肖來為永嘉法叅軍恪居惕慄所以奉三尺者惟謹念將自飭即便宇而名曰平堂且道所以名之意後之君子不避是名則今日修椽大屋易為馬廐車庫奴婢室也必矣尚期有以辨予心者庶無廢於斯堂

年月姓名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代

饒於江南為上州撫封廣遠畫疇踈曠且當兵興人力

彫匁逋畝者衆地棄不墾脫小弗稔則市人菜色越境逐食殆為常俗紹興九年歲適甚旱粒米翔貴人不莫處稚耄攜抱流宂大去官庚單乏莫克賑贍吏視民散無可奈何冬十有二月詔以竹左符命鎮江帥閣學程公進職一等移鎮是邦既下車條舉荒政安集攜離噢咻撫字去者得歸居者用蘇招徠商人艫舳尾銜穀粟坌集闤肆市積衍如年登民飽以嬉破戚為懽易羸為充惟屬邑浮梁人獲更生皆曰程公活我則相與謀繪

公像建生祠于寶積佛廬供僧祈福以報公賜某惟古循吏至行異績若大恩既為百姓慕愛則為生立祠宇如石相于公輩著在前史百世稱詠其遺風凜凜可想見也然皆未若公活千里饑人使不轉溝壑以死則民之戴德銜惠殆無終窮過石相于公遠矣某於公為門下士忝之是邑樂與編氓均沐仁政且獲揖祠宇盛事敢紀輿人之詠歎琢諸美石揭于祠下昭示永永洛爾邑人過者起敬祝以眉壽毋忘公恩

香溪集卷十七

香溪集卷十八

宋 范浚 撰

書

寄上李丞相書

寄上富樞密書

荅徐提幹書

荅胡英彦書

上婺守周侍郎書

答姚令聲書

寄上李丞相書

竣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晉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臺餽廩粟黃金白璧翹車高旌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褰裳提屨鱗集霧會爭先擁篲于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淵騫求由參

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君又不從仕于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乎蒿廬壞室飲水噉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菜色當阨困窘顛沛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聲光于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為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與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

足以不朽上焉者窺見聖域仰髙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㑹嗲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簀結纓泰然不動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下號曰孔門髙第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偶于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謂縱横捭闔刑名楊墨以來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挾縱横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蹻而析圭解褐而懷符

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莊之衢
持粱齧肥心嗛意得朱輪黄屋從徒駕馭馳驅乎秦楚
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榮華就枯槁捨衆人之
所趍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軻為道之所在且足以託
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于今千數百載雖其間不
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為之依
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
時有名人魁士為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為世

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鑕相牽連趍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頹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為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為王佐勲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垂微為諸

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
有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
焜燿于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為最盛實通
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問而
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為儒先生
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
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得所依歸益
自懋勉磨厲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然輩出奮迹立

朝咸能偘偘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茂業與夫高文大册聲詩雅什為國光華葢亦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為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棘滄海横流士之脱于干戈憑陵强弱噬食若户賦口斂誅求漁奪寒饑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有立於世者葢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類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靣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眯而見甄録彼耿介尚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且有所不為其況攝纓束衽介徒隷

而倚墻屏俯僂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為殺身不足滅恥是以浩然鵠舉惟恐足跡見汙於權門而有志濟時强聒自任者亦且為之前卻猶豫欲依世撓節則不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遑遑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為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

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益以為閤下勲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冀一見有輕萬戸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吕之重誰不願遊閤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閤下所賔接固亦多矣儻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提屨争先奔走以閤下為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顧士非狂

慼鄙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閤下者閤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戡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勲名者出為朝廷用閤下貴隆槐鼎為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於文録是閤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媿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閤下為士所依歸叅韓富歐陽司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浚抑嘗聞侯嬴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

子為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韈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為恥古人以為取重今人以為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貴人其能為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王生貴人其能為之結韈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

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
非聖賢事為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有執贄而見還
贄而見修禮貌而見與欲言而請畢事者越千人而不
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尊之風不及古人遠甚誠願
閤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今强敵方張神州陸沉
人墜塗炭骸髗僵暴于原野稚耋流宂于道路聖主嘗
膽九重之上卧不安席疆埸日駭近以江介為守荷戈
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命鋒鏑甲冑孕蟣虱而不得久

仲于菴廬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掊馳驁履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納與共謀所以扡患折難廣地强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民之至計顧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吏倈踞見至有盥頮賓興昧旦守門見辭閽人足趦趄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蒙恥冒訽極矣而公卿之拒人郤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秉成當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

下有士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之乏材如李吉甫之為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懵然莫知能否其亦簡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令天子側席疎意注想閣下甚眷而搢紳君子逮于窟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焉淩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為遄歸鵷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淩之所為拳拳者皆海内公願而

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墻仞再拜下風以控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是懼併祈閣下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蓬蓽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屬趍行馬之扉僭納里刺屢獲侍杖屨而聆謦欬慰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饗太牢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

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于薦書聞命悸悚不知所爲既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詠閤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淩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爲醜抑嘗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録狂生賤儒習爲躁競望高門而走謁蘧篨戚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嘗求士於後進而後進者顧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稔積漸靡成俗視爲當然此淩

所以閉關窮閻無足跡於通貴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宫以接納寒素為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屨墻屏欲瞻輝光希奬識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救澌靡之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閣下於今其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

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顧淺材智朽短有所不能為者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緘牘粗陳其愚繼肸走伏鈞屏舒叙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儻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淺為可教則庶幾獲俗賓客後乘時一進見于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辱薦嘉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蹤固猶出入門下他日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悃愊非詭辭

為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凟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為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為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

最為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喜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鄙窮人穿隙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説為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葢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尚以好修取譽為極致以辭章記誦為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説能知而不嘸然陽應者

鮮矣以為是而洒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翺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翺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言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翺學文頗有得耳翺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

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翶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翶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翶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翶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為聖為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

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葢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靣屢欵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道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墻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勦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繁言以瀆左右悚怍惟深

答胡英彦書

英彦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姿制遠蒙書貺勤懇荷厚意

至矣雖過相推稱皇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懽喜無喻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已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為彼為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為愧其後荅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荅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弘終不掠所聞為已有益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

及武樂虛心欵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葢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已有敖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為知其肯下氣諮事于人乎往往髫年抱慤至華髮墮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已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

是善學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為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為己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俯仰父子之師也常棣華鄂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不撓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况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於己身猶得師焉况在

人乎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為前言自處於甚陋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錯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正沍寒不審起居何似無階良覿伏冀以時為器業自

重人還遞其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不宣

上婺守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被髮救鬬者同道葢君子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為已其出也用所以為已者為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學不傳士以出處為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自以為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已知固守道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窮則失之吾道之不明豈不益甚矣乎

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偶世俗未嘗妄意人之已知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緘奬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閣下者顧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賔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墻顒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以受知門下為已私悦也以謂閣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後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

有在未為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閣下以天子從臣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宮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説之末此實閣下力振吾道加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繄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為已私悦乎此浚所為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雪釋曠然以喜然寒

温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鋟板散鬻若欲僕亟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浼瀆之是文雖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諭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薺苨亂人參蛇牀亂蘼蕪蓋惡其似耳使僞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爲我浼也其又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爲書若集多矣僞妄增加者往往有之况僕

眇鄙橫被涴衊又胡足多怪唐元白詩為時人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茍求自售雜亂閒厠無可奈何今偽賦自為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間厠之患其為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當即以供瓿覆藥楮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香溪集卷十八

香溪集卷十九

宋 范浚 撰

書

上潘大著書

代上范丞相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答羅駿夫書

與潘左司書

答虞夢符書

與林權縣書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殁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持心以偷則屑屑焉以富貴為念故其居窮約則患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胥商賤賈之守嬴槽慨然恐或亡之而弗獲有為彼其心惟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已容也苟朝廷以

一束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衮翼以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之士天資聳固挺然自拔於頹風靡俗之間灼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天子前指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聳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特非閣下其誰歟使薦紳君子上自

三揖下極九品盡如閤下則孔孟所謂命義之説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閤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鯁論以劘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𫮃為懟怨狠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興謗訕否則自放於丘園盃酒之間絶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謗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絶口不道世事亦非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也如

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損哉
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晝猶以為速且曰王如
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
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諄諄以云
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為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為君
子之心也浚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
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
悟閣下數奏之忠翻然起閣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諮政

道浚知閤下之黜不久矣敢布諛語閤下其垂觀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隷幕府下亦既歳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曾于及事夙夜怵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為僚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為能哉實緊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愚不欲以遲鈍之失去士故某亦得靦然濫吹于羣胥衆屬之末相公之恩德不既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貢瞽言于鈴下者葢當可言之

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於自媒淺露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為得也駿茂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其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材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沉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著無事于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

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鑒裁而猶曰吾弗求吾
弗求則固而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
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
愧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
之是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辱肩下吏
旦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為無因退不為自媒又焉得
自疑而塞默乎方今海内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環
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督輸而行者勞轉餉喁然望治

益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非我公其為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遽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覲遂復相予則潭潭府居若在霄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眄乎此某所謂今日為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于一言是某之愚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為丞相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于

前者而不見知遇伯樂所以不顧將不為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之横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朝任棟梁重則標鑒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為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于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為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葢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頃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為區區欣戚哉閤下以卓踔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閤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强年請老屣簪紱其如脫𣺺然引身置塵埃之外非知性純徹養熟

而分定不為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勲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為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身於寂寞之地者葢幾無而僅有之此滚所以夙夜願望閤下之德容為拳拳者也滚生四十有九年矣頽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妄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為硜硜哉葢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

不敢以為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鉤致于已者未能窮深極遠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内者猶不能無疑方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浚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葢閉門造車推而之

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于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爲回而皆可以爲回至以爲已之學造車于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閤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湬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閤下察之不宣

荅羅駿夫書

浦陽之别俯仰五年勤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動靜輙寄意適道書中爲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荷之

餘慰浣多矣吾友邇來為況如何既當門戶百為勤艱
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末至士當以
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身自如今
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脫寒
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為也彼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
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
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
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

坦塗況外物乎駿夫資固頴異然經事尚少鄙意誠恐駿夫習前日裕餘或不能安今日之勤艱也謹以巳所固守而自强者奉勉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安知駿夫今日之勤艱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叙去十二月伏領貺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巳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本無

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
劫劫為世俗趍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
畧年輩使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成就許與甚
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諭久要
伏惟此義銘胃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恵
喋喋推謝為也浚竊甞怪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髙而
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髙者恥下交為世俗之羞自屈
者竊上交為一旦之榮貴人失其徳窮士失其守此道

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執事者之於浚為是惓惓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逢於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晉遷司都方且大用矣顧調護自重相與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瞻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答虞夢符書

邇便至辱墜書一函發緘疾讀始洒然慰中赧然怍卒之釋然以喜浚惟違濶綮久馳仰勤甚忽對誨示所不如面欵者無幾故洒然慰又惟自語離後曾不克裁尺帋為君子問頃歲夢符取名髙第宜以書道欣球多賀之私之便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牘濡筆具荅來貺負負大難為辭故赧然怍已而三復教簡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我如是而以書問不至為譴乎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夢符其心知我矣尚我慊故釋然以喜凡夢符與僕相知者皆非世俗之謂宜勿復縷縷云也茂仁兄云夢符瓜戍期在秋杪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即横翔天衢以趍開泰之會而方將戢翮枳棲側偪乎其不宜也然屈蟄所以為伸安知六月息不為南溟圖鵬不平小官固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佩謝厚意何時可忘僕昧陋甚與世舛馳放跡荒野荆扉蓬屋竹樹蔽翳讀書之餘時綴小

文或微吟短歌以舒情抱雖瓶儲屢空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為左右道炎暑煩溽伏惟侍次多暇神明相之尊候萬福不宣

與林權縣書

蘭溪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宣詔條與銗筩所受訟記雜然糾紛葢日不暇給官數易事益不治弊積蠹深吏皆上下手索瘢生羽直以賕錢多寡為罪重輕前令尹熟視袖手無可奈何要非剛健精通令明禁

信以紐杞吏奸為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之潔己奉公剛耿疾惡私請曲謁不得行于戶庭決事處法務自我出不以委吏繩奸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吏跼足縮氣慄如蹈氷此蓋執事政蹟之懿而輿人欣詠以為幸見者也然尚有小未至者蓋由弊事猥衆翫習積久蕩無條綱堆案相仍叢集坌至故雖以髙明處之亦或未暇千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剸裁繁劇而小有未至固不遽為善政累然竊

譬之結綠夜光朗耀晶瑩有瑕焉若毛芒雖未累其珍要不若無之為快也況執事區處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斷無壅則旁明遐矚事至畢見而無或不詳政既即叙彼鴈鶩行者且不敢為讕語敢為銖兩奸乎退食多餘於以便坐舒紳靜頤神觀不其休歟浚鄙陋適有名數在部屬邇嘗納謁進謁館人曲蒙謙虛接揖禮意甚備不以編户民遇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之萬一十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于秕政久矣誠有以蘇息

之其為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庸為率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館乎伏惟加惠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名顯聞部使者文書薦寵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幸如之

香溪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香溪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周元雅

香溪集卷二十

宋 范浚 撰

啟

賀中書張舍人啟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啟

賀婺州吴尚書再任啟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啟

賀樓樞密啟

賀徐江州啟

代賀詹中丞啟

代賀張帥啟

代賀章察院啟

代上太守謝解啟

代謝李提刑薦舉啟

代賀雷樞密啟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啟

代賀羅尚書啟
代賀趙丞相畫像啟
回許丞啟
代謝循資啟
代賀許右丞啟
代謝太守薦舉啟
代上太守啟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附

賀中書張舍人啟

伏審祗恩宸扆直制掖垣仰宿德之登崇翕輿言之胥協竊以綸闈近密鳳閣清華職分押于六曹任尤嚴于四禁必妙文華國斯稱起草之工惟精識研幾乃盡判花之美允當盛選允屬元儒恭以某官敦裕而剛方高明而肅括偉才名世厚德鎮浮學洞古今廼千年而五總量推遠大器百斛而半虛雅高難進之風鬱有老成之望簡在睿眷儀于要途譽天閤之隱篇正祠曹之缺禮立蜭門下旋綴

録于直書壓角省中遂通班于邇著居獻納論思之地掌
典謨訓誥之文豈惟使温詔雅辭炳若同風于三代將必
有嘉猷高韵卓然獨冠于一時注意既隆秉成可待浚夙
叨鑒遇遠庇庥光聆紫泥黃紙之除徒知增抃望紅藥蒼
苔之省莫遂修容伸慶有虔陳辭靡究

賀發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啟

疇庸疏寵移鎮宣風惟京輔之剖疆非賢不乂冀帝城
之衆福與國咸休眷求持槖之英誕布出綸之號發自

注意諧于僉言恭以其官學洞聖真道隆師表以至大至剛之氣濟先知先覺之資夙簡睿衷久儀禁路邇分重寄來殿名邦惠養編氓道有袴襦之詠誅鋤宿蠧下無銖兩之姦一方甫藉于承流三月已觀于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推名世之期至于今五百歲矣稽共理之効其惟良二千石乎亟上最書茂膺殊渥爰陞臨于近屏用益著于遠猷留婺境之爰棠人思卧轍想稽山之騎竹日徯揚旌蓋二天覃布于恩仁故兩地舉同于

慕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深知蕭公馮翊之除姑為詳試既民瞻之積稔知公望之彌高浚竊庇麻光猥蒙顧遇仰快十行之成命敢伸三賀之微悰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佐王入相又將覲周旦之歸周抃頌有虔宣陳莫既

賀婺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啟

伏審奏最劇藩被褒康之懋典叅華延閣聯近從之通班深注眷衷悉還寵數恩麻所暨喜舞惟均恭以某官

夷粹而剛方高明而敦大德風鎮乎浮競亮節貫乎險夷久服禁嚴蔚隆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邦䇓杖化情行古人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無形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屬勉尊臨千里復借一年兼榮晉陟于西清共理尚煩于東道帝城并眷福豈曰小補哉刺史入為公方且大用矣浚仰山末學蔭守寒生嘗竊幸于登龍猥蒙知于顧馬遡聆新涖快懌徽悰莫遂隅趨徒虔展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啟

伏審報政疇庸祇恩移鎮攀轅塞路惠大洽于朱方换印班條榮逺踰于白傅眞帝城之蒙福示朝廷之深知詳試近州將加大用凡居庥覆舉劇懽愉恭以某官學探聖眞望隆師表耆壽俊久在厥服為二朝之從臣直方大不疑所行推一時之傑德屢分藩寄每上最書結北固之去思臨中吳之舊治郡人相慶還依外相之恩光童子來迎爭看細侯之風采深惟吏道貴得人和衆方務草木之知名公獨與陰陽而合德所居民富易地

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也既驟膺于褒策佇即對于賜環入為三公永清四海洽久叨恩紀邈遠台儀企宴寢之凝香莫遑布武仰置郵之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靡既

賀樓樞密啟

伏審祗奉綸書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哉頌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無虞雖時偃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欲安民

而定功宜用碩臣進司寇地恭以某官天付正氣時推
元儒得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萬物皆備于
我勇于義果于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覺斯民則有若
伊尹久更夷險曾靡磷緇外雖恂恂而寡言中實堂堂
而不撓往當晉擢正屬艱虞掌制北門揮翰應掣鈴之
召本兵西府運籌多借箸之奇衆方不知所為公獨沛
若無事旋將使指遠慰邊氓撫秦隴之荒殘致闗河之
懐赴信是兼資于文武宜膺注意于安危繼丁私艱久

鬱公望肆及迓衡之日起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于維藩眷想彌勤于仄席謂陽城之賢為刺史美化纔覃于一方使陸公之道行朝廷大惠可均于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邃宸遂命留中寧容久外復付機廷之舊兼躋政路之崇惟簡在既深將勤勞是賴必嘉謀入告于內則膏澤益下于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敉寧圖功鎮撫四方仁壽一世使戰陣之間不至而道德之威自彊中國皆有安居左衽罔不咸賴

浚向風景纂積日滋多八行罕貢于徵悰萬頃尚容于廣度念逺跡它山之下正邈親脉而見公此道之中未嘗違遜玆仰對揚于大冊無遑進旅于下賓第慶治朝載陞耆德夙夜基命宥密方覲佐理之勲疇咨若時登庸佇正儀刑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于正人天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晝接之休下副巖瞻之重系頌增懌數宣莫殫

賀徐江州啟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誕頒羣情均愜恭以某官緼端凝之器負踔越之才悃愊無華如古循吏疏通知遠為時聞人累膺重寄于藩宣所至茂揚于名迹頻年均佚輿論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書屏之治狀眷兹外服聊煩擁節以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勝勢實為重寄允賴能臣注意有隆登崇可俟浚雅蒙知奬逖阻進趨仰慶恩除徒深抃頌

代賀詹中丞啟

論事諫坡奏囊封而悟意持平憲府拜綸命以祇恩一臺肅振于紀綱四海聳瞻于風采恭以某官德符帝眷道覺民彛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敢大古心勁節自不撓以端凝進逢華旦之綍開驟歷清途而融顯通班兩禁冠列七人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實本于愛君志寧期于揚已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印之簡求已闡晉陟被履甌之考慎行慶登庸某久竊依歸最叨容接仰聆孚號載虞賀厦之

私倚俟秉成将有在鈞之幸莫遑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啟

伏審黒矟臨軍焯著柬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復土之功三捷騰聞萬聲歡動某官威宣漠北望出山西攀附龍鱗飛揚燕頷銀章粲煥執干謹衛于千廬玉節輝華建纛榮兼于四印屬遠人之射月紛戎馬之飲江直度胥山横窺禹穴帝震赫斯而授斧公當率止以乘騏借箸前籌早揆請纓之策擬金徑進遂成喋血之勲力鋭

拔山勢輕破竹黨衆四分而風走我師一鼓而鷹騰掃
遐朕之塵氛拯人羣于沸鼎凱歌入覲寛九重北顧之
憂告語旁馳抶四海南奔之憤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
濫竊蔭雲嘗叨披霧親仰一心之勝筭敢忘三賀之歡
言

代賀章察院啟

祗奉宸俞晉遷臺察大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聖君用
不世臣玆爲盛事贊書誕布歡頌交馳恭以某官夷粹

而剛方清明而惇大邁倫奇節凜秋霜崑玉之姿秀世高文挾陣馬風檣之氣歷揚膴仕茂著英聲進當開泰之辰深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為顧朝廷羽儀惟公懋德膚膺識拔光對寵休驟躋松廳增重栢府昌言動寤豈特夜加于二階速達登崇佇即日超于九級遂陞邇列彌發賢猷某昔奉交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蒙庥肅政靖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護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啟

右某啟伏覩本州解牓叨與薦名者英遊甚盛俱推試席之髙流曲藝何為亦綴薦書之下列靜循忝冒深劇兢慚竊以於赫皇家敉寧大業治功炳燿文物葳蕤酌千古之豐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教于國旣形四方之風論秀士升于鄉又下三歳之詔通經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不容得人于茲為盛矧鄉壤之繁庶藹儒風之熖興遂庠序至列于山樊家書或充于棟宇珍羣屬

袂集廣圍者幾四千人鑒裁提衡預遴擇者纔三十輩
宜有茂異来膺採收如某單微寒生苦窳陋器拾螢自
力數馬猶愚守僅識于一丁史寧明于三巳磨丹漬墨
徒勤十紙之書對白抽黄未辨八吟之課何圖旅進濫
與計偕退省寅縁實為幸會兹蓋恭遇某官綜百氏之
學倡六經之文追古風流為時師表借從禁路殿是名
藩身蹈丘軻若在唐之韓愈士侔齊魯由化蜀之文翁
納有容陶成無類致兹孱瑣亦被甄掄某敢不加鍊頑鈆著

鞭下駟儻遂策名之計誓殫酬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啟

洗手奉公僅免曠瘝之責霈頭剡奏過叨論薦之私褒重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兢慚竊以人固未易知譽或過其實顧偽者繁而真者寡豈不難哉惟視所以而察所安斷可識矣彼浮躁衒露者寧享爵祿必着釃福艾者可成功名心跡既呈人流自辨如某鈍姿不

頴朴學無庸偶綴下科漫從薄宦雖不能蠟言梔貌以
欺世而盜名然獨有鐵腸石心每誓身而秉志衆方嗤
點誰復知憐自忝一同曾無三異惟抱勤拳之意不忘
占著之民深絶吏姦懼有索錢之蠹敢傷農力寧甘腰
笏之勞初匪好修姑為率職詎謂大賢之容衆俯矜小
宰之無它賜以品題有存撫嚴明之目使之砥礪竭依
歸酬稱之誠荷戴無堪省循奚自茲蓋恭遇某官門承
鼎鉉材挺梁楹華國文高霄漢已覩于自致登車望重

巖廊佇副于人期博取羣才將資大用因令樗散亦被甄收某敢不益勉駑行堅持株守自今以始孤蹤遂玷于陶成不顧其生綿力庶殫于報効

代賀富樞密啟

伏審顯躋祕職光輔洪樞渙汗風馳驩聲雷動恭以某官高華大閥赫烜英稱士推韋康之淵宏實偉世器帝謂魏謩之讜切真名臣孫款奏論于閤中執憲剛于轂下亟任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強敵橫驕頻年

大入虜劉上國焬剥生人掠地覆軍詎伊攘却絕江並海無或誰何邊閫未有竒勝之兵帷幄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眙嘗膽之勤四海南奔悵切息肩之念正須疏鑿力拯橫流有能竭忠節以贊皇猷于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隆王室其在公乎内除飛揚跋扈之姦外禦暴勃凌縱之敵崍截上聖圖回中興正位鼎司勒勲金冊某甫脫巾而筮仕嘗披霧以修容埏治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胥慶欣逢一遇之榮觀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啟

伏審祗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价藩同三輔之區民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讖仁聲先洽懽頌交騰恭惟某官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興朝之開泰被睿主之簡知華轍踐揚要途密勿迴翔遺補諫行而澤下于民坐總銓衡吏潔而俗移于下旋聞均佚久鬱具瞻茲分綰于左符實眷求于上意尚書居八座九重舊識于履聲刺史為三公一節當膺于環賜姑惟詳試即俟遄歸某

氷氏寒生泥塗孤進名在山公之啟事心馳夫子之宫墻包荒不遺事先生有年矣知恩所自當國士以報之泥同編列之民將被帡幪之賜其為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驅車而夙駕道旁伏謁行看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莫旣

代賀羅尚書啟

伏審祗膺帝制晉長天官總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王之六職士心歸重人論僉諧恭以某官碩德元儒傑材

瑧望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于禁塗伏下抗言每獻可而替否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為天子知為真宰器曳革履而居八座暫煩藻鑒于九流調玉燭而陟三台佇佚丹青于萬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蹤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雀相賀欣大厦之有成頌詠惟勤文陳曷既

代賀趙丞相畫像啟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姿天語褒崇灑奎鉤之妙

畫恩隆當代事掩前聞朝野讙傳人民詠頌竊稽簡策
閒紀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拜白書
之賜無宿德大勲必逢上聖之有為斯見元臣之被遇
恭惟某官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盡闢異議決
驅戎之策登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
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斐
廸帝賡作歌畫煥麒麟章騰鸞鳳式贊股肱之美示嚴
體貌之尊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

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矣實緊垂休于萬世豈惟示寵于一時永鎮廟堂敉寧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私獲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灝竊仰昭回慕真相之威稜莫遑稱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啟

光膺薦書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庇棲倚方深念愛木之留思攀依曷既貽緘戒別感篆增情尚期布武以請違少控搖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啟

叨膺多賞濫躐階資覥墨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舉蹇質一割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為米猥從末吏之餘塵初不能突梯以詭隨故每遭圓枘而難合雖迫號寒之念恥求得熱之方迂疎無庸歷落可笑伊誰許與第見揶揄身伏沉泥幾十年而不調心知如水雖萬折而靡迴不逢照膽之明曷吐揚眉之氣此蓋某官轂推士類衡評人材大賢無所不容小善率皆

以録顧如羇滞亦被播揚昧門閭半面之私遽膺齒識
茂堂下一言之美輒辱鞭驅偶收薄效于鷄鳴例得小
伸于蠖屈士為知己者用愚請繼今以言益礪齒而堅
修慨捐驅而自誓小人願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啟

顯拜綸絲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主之得賢
臣華戎聳觀朝野歡動恭以某官伊旦事業夔皐才猷
龍淵早振于聲華經笥雅推于韜縕紫鸞意氣自許騰

超之姿峻峯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耆碩一節險夷入拜青門論駮數聞于可否進簪白筆按抨不避于近強簡在帝衷擢登宰貳天欲中興于唐室公實左右于商王紐綱柅輪可但庚宣之規制為霖作楫會覩傅說之彌綸佇正鼎司式符巖望某叨膺獎鑒例入陶鈞大厦有成敢忘燕雀之賀神龍垂護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啟

三歲備員曽蔑割鷄之效二天竊廕更叨顧馬之私過

賜挈提曲加論薦省力緜而惕慄戴恩紀以銘衘竊考

舊聞昭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于人何所不容擢犀角

固貴于精求蓄牛溲或聞于適用類多善誘初不遐遺

去古寖遥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或奪之拔十

而至失五焉鑒亦疎矣必既明而且哲又以公而滅私

乃能盡紆餘卓犖之才亦不棄寒素卑微之士如某者

窮鄉孤進曲學陋生徒懷肝膽之輪囷殊乏文詞之婉

軟麤官拓落末路衰遲審已行而審已才了無足算非

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知矧以駑姿猥當劇邑民風厖
錯簿領沉迷凡黽勉于事為盡遵循于條教居多逋事
已蒙欒策之寛豈有徼能復被品題之重椎魯實慚于
誠慤迂愚何有于端方其秉心而奉公蓋本維藩之流
化謂或堪于繁要將有意于生成忝幸惟深寅緣有自
兹蓋恭遇某官挺生名世濟美相門為人物之依歸膺
屏翰之分寄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樂成士子聲名
每形餘論因令頑鄙曲被采收某敢不勉稱褒言益堅

拙守謹身率職用逃瘝曠之愆効節輸心誓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啟

巾構侍席嘗蒙一日之知銅墨効官將竊二天之庇靜惟幸會深劇依歸敢貢起居併伸悃愊恭以某官清明而剛大洞達而端凝氣塞天淵名高日月言語妙天下根奧學之紛綸出入冠諸公凛英姿之奇傑輟從禁路來殿名邦父母撫綏神明發擿姦吏掃蹤而落膽齊人

吐氣而伸眉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袴襦之流惠維藩偃息報政推優復借一年已被褒崇之寵使宅百揆信觀考慎之除某早鄙賤生衰遲孤進猥叨吏屬行奉教條念方隨牒以前趨尚及賜環之末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焉公實收之則宜如何報也瞻黄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揺旌梅暑在時麥涼戒序益祈頤衛即慶登崇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宰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挺精誠而可

格輒傾微悃冒叩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邑屬陽盈之愆候繫旱虐之踰時雖徧走于神祠靜無證効蓋率由于秕政積有咎愆曾微禍罰之加身顧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祇祓淨場虔延真侶齋明歷吉懇欵求哀恭聞太一之尊儼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誕敷五福實亦主風雨水旱上躡三階敢對霄穹嚴遵科範披洞經于縈簡薦芳醑于瓊尊憑藉薰焚用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

即從欲以流恩伏願肹蠁冥通飆游紛集上真昭荅列聖哀矜悼平民之非辜拯多稼之將槁風霆震薄驅左落之神靈膏澤滂沱蘇中田之焦卷霡霂陰彌積靇霨無垠將期為三日之霖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闗

香溪集卷二十

香溪集卷二十一

宋 范浚 撰

傳

徐忠壯傳
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泛涉書傳負氣

豪舉有奇志大畧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阨處絶我餽援察訪使張灝以㣲言嘗統河西軍討夏人為知名將因奏使率兵掎敵牽掣太原之圍㣲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敵再入攻國都陜西制置使范致虚糾合西諸㑹兵赴難檄㣲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敵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

昌出河東為兵刼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

曰棄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柰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

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籍令割棄事出詔

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況无尺一書邪尋聞朝命自以

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陜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幷取嵐

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

没徽言能固軍飭備敹甲蒐衆田並塞地儲其饒衍士

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柵襲敵數得帛以濟又教戈

船卒乘羊渾脫亂流渡掩敵不儆敵曰虞見襲震悸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為九州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擒之以歸敵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為我患者于是以晉寧為憂建炎二年冬敵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敵行无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虜敵母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敵質其孥故與之通敵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

求為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于我胡太无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于國家不有情我尚于爾何情寧惟我无情此矢尤无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敵遂斬羅索貝勒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為敵區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敵衝勢相百不亢而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距禦外攻遣沒人泅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敵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

東壓河下壍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為遊援敵進攻數債𧴪不得志圖之益急為堙繚城笮隍陣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敵驅降人載茭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絶資廩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楞餓殘夷之餘裒折槊斷刃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礉機笓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挾液密書僾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言

孤國思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内應者繫帛書飛笴上陰約羅索啟外郛納敵兵徽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門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畧盡退嬰牙城以守敵攻不已衆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蠛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剄敵兵猥至得挾徽言去然尚憚其威不敢暴羅索得徽言所親俾説徽言盍具冠䩞見敵帥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

類而仕于北朝不即愧死顧以為榮欲詫我且為敵揺
吻作説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摶殺汝羅索就見徽言
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
守羅索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若為徽言怒
答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
下庸知其他羅索又出旁行偽制撼訹徽言曰能小屈
當使爾世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益怒駡曰吾
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敵屈耶爾此時當親刃

我不可使餘人見加羅索舉戟向之覘其懼伏緻言意象自若披衽迎刃無小變敵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尼堪聞緻言死怒羅索曰爾麄很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羅索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緻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緻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

嶶言死封疆于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海内澹然熙乂怡逸垂二百載民革顛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墮冗耄瞶備數伍符戈甲盬𥂁城障夷陁一旦外侮間舋發兵南下鼓行長驅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遅寇至茍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殉國伏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

奇傑殆未有如徽言比者方徽言力保晉寧蓋悪敵鷁跱褱甸日夜腐心疾首欲逭其膂脉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齽齘視敵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為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吴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奉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却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

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敵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敵徽言使人潛結汾晉閒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即表功隨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千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敵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為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

死孤壘以為名哉而卒貴志以歿義士所為悼歎者也

初光禄卿范寅敷陷敵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

在述敵曲折且言敵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

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

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蹀血窘敵縛

九州都統殺羅索貝勒子敵方益甲偫粟期必拔晉寧

晉寧勢孤阽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喻河西諸郡因詔

徽言率所部詣行在使者閒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

寧城陷殁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翟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義内謁徑入立逦下走義既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縛送鄧獄掾

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為弘農太守遷河内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勁正實過之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

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于先帝令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迺遣孫建王邑等

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弒君竊國罪貫浮于田閭漢廷羣臣曽無一以忠憤聞者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為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為莽屯宛宏反為莽將兵劉氏若此他姓臣復何望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禄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興者乎于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戴漢宗為國誅逆功雖不

遂其意象為如何抑又聞義兵初興三輔人霍鴻輩並起應義謀攻長安衆至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日夜抱孺子告禱髙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下諭當反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復明辟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于遽敗猶宜録其忠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既不為義特書而附見于方進傳後又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襃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

于先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孰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于是為大失因補其遺作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蔡定字元應越之會稽人家世微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力使定學身勞苦資之以故定處黌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例在劾中革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

罪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
囚而革不得獨決定竊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圄犴
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効命于戎行
弗許請隷伍符為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
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縲紲縲乎父耄耋不應連繫
備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
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幸而釋父則
雖委身重泉于登天為不殊于是預自誌銘其墓又為

狀若詣府者結罝袂閭皆叙陳致死之由兾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没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也立命出䓁厚為定具棺斂事而撫賵其家蘭溪范浚曰嗚呼大孝吾不得而見也孝若定者亦今世之所鮮聞也世之人視親若視其妻子之心切焉者無也彼惟膚愛在妻子而斯須之愛在親親有勞苦不肯一勤其手足代之其肯殺身以出父于囚牢中乎今之為人子者有觴酒豆肉持羞其親則已色然自

得謂為難能之孝況若定之捐軀活父其為孝又可究乎予得定所為誌銘與狀感其言情哀至至為泣下念定孝若是是宜見旌于時而事不上聞定將無以自見故為定作傳異他日萬一獲私于良史氏

香溪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香溪集卷二十二　　　宋　范浚　撰

墓誌

髙府君墓誌銘

安人胡氏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夫人章氏合祔誌

張府君墓誌銘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祭文

祭姪端受文

高府君墓誌銘

右修職郎高府君諱廣字清臣年七十卧病卒于家既問龜以窆得日其子栴書來請銘于香溪范浚者三義不得辭蓋栴與予同鄉邑娶予外兄江處州之女又從予學久故獨求銘于予且具書辭曰栴之積罪不殞泯而俾先人

無禄栴將何聊以生惟終事之未哀姑綴餘息敢告窆期
祈深哀之尚得銘以昭諸幽則其垂無止豈惟不肖之孤
賴之將先人實安于藏蔑遺恨矣栴惟哀慕其親至無已
也而拳拳于得銘是亦稱親之孝固予他日所以教夫學
子者銘其可辭又栴族兄弼狀府君行實以來屬宗弼里
中丈儒篤厚無華非貌言者予因摭其事書之按府君婺
之蘭溪人曾祖之勝祖全父逢世以貲豪于邑至府君始
為諸生試有司既數不利父諭之曰凡人仕進非一軌能

佐國用如漢卜式不亦可乎府君聽令補太廟齋郎調授右迪功郎主信州弋陽縣簿將赴丁父憂既即吉浙部使者以府君有吏才檄攝台州臨海尉歷五月代歸又辟杭州昌化尉未行會青溪劇賊張甚陷旁郡邑府君慨然曰先人固命我如漢卜式式知憂邊吾顧不能衛鄉壤是死吾父而棄誨言吾不克子矣于是募拳勇合里衆揚兵固壘為武守盜不敢犯王師復發府君以功當超進五階適兄之仇與在賞中府君泣言曰吾恨不傳刃其人使吾兄

釋憾地下胡顏與共冒榮乎遂不受賞其後防遏使錄府
君他功奏遷右修職郎于時或勸之從仕府君太息曰吾
母抱病日益劇吾方侍牀下不可一刻輒去尚何仕母尋
不起府君終亦不仕蓋府君資孝謹自髫幼時大父喪明
能扶侍不倦長而執子職不遺力親有疾奉藥奉膳必躬
夜不解衣雖久彌虔再遭閔凶欒棘毀瘠當二兄議析産
府君推肥美地取荒頓墝埆者兄歿庀葬具如禮資其孤
使妻娶又好施予凡道路之絕若親故叩門求賙之不靳

歲荒作糜饘以活餓人或倒廩賑貸有逋租負錢多折券不責償鄉人稱之暮年優游家居飾園宇日與客銜觴高會曠懷取適不以利害得失經意惟篤于訓子作齋館架羣書其間厚禮致文儒于師席方使栴從予游身送之子家懇懇謂予栴也材下宜擯不教幸而辱收之其將何學惟所命弟覬栴或知行身之萬一耳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夫栴也觀府君責栴之意可謂知本矣而栴亦能持身務學姁姁謹順為克家者蓋嘗論世人號善

治生往往豪暴漁奪以財力役使小弱雖壤長貲積而為後人怨府亦益深矣惟府君修先業而息之未嘗爭利顧獨行惠赴人艱急使閭里樂其和厚又知以義誨栴則所以遺厥後者與時俗固殊可尚也已府君卒以紹興十有七年春三月丁卯窆以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娶舒氏先府君九年卒墓在縣之甘棠鄉仁壽原府君所合葬也有男女四人男長曰才之早夭次即栴女長適進士徐毅次適右迪功郎江瓶孫女二人銘曰

盡力于親行惠于人其厚也性兹惟基之後人承之尚嗣其慶

安人胡氏墓誌銘

安人胡氏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公諱惇禔之妻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諱術之介婦世家嚴之壽昌大父楚材為眞州判官以介直爭事觸部使者怒拂衣徑歸父夔提筆試有司不偶取夏課裂去著居士服立義于州閭尚氣豪舉代有令德是生安人節行純備方髫稚時

淑靜儼雅不習游弄不為嬌笑戲言外祖太府少卿范公鍔奇之顧謂居士君而女婉懿有殊姿宜以室良士吾外孫惇禔江氏之秀器度甚偉行礪而文而女捨是將孰與居士曰唯敢不惟公之從卒以女于江時婺之蘭溪言令姓者推江范而胡亦嚴名宗三家族屬各千指舉稱安人賢入門贊見舅姑上下交賀祇率婦事久益起孝侍疾不脫帶喪之羸毀類如其夫時節享嘗薦藻納豆必躬視惟謹承內外尊已者與處敵以下至遇

縢侍率中度有宜稱處州使君歷官久所向號治蠲瘼蘇枯民以永懐安人實左右謍益助為寛大宣和初山賊來自婺源攻陷蘭溪殺官吏以逞窮索不置有逼使君行者使君方丁大夫公憂纍然麄綫顧慕靈几伏哭不能興安人攬涕開慰君第無虞日君令婺源子其人有留惠彼雖暴桀非有鳥獸心忍忘恩紀加所天邪既而如言果不害後使君攝衢州江山丞適叛將苗傅兵潰涉邑境急王師追之急他官怵迫不知計宜皆輕遁

使君謂義當堅守供億我師去則乏軍興雖即誅何補安人亦激烈贊勸君抱責于此效死固其所無以我輩為私憂將與君俱死使君卒不去人以為忠蓋安人識通悟動見事會于使君克有相云性儉素不隨俗為姱華塗澤笄珥襦襹無采翠褖飾一敝衣雖屢紉濯猶服之不棄蠶織每身其勞子或諫止則曰是固婦人事非利之也爾儒家子耕稼勤艱懵不及知我自力為此聊亦警而輩耳因命冢婦稚婦汝有婦職其可一日不虔

始吾歸爾舅奉沃盥拜堂下威姑訓以先世勤約之規吾日銘于心今用以誨汝豈惟汝所宜守當奉之為世世戒也使君既没遂屬其子無以家事闗我旦旦取天竺書誦諷沉研不忍翦生物�却葷血為伊蒲塞食恬默無營若自得者平居未嘗遇病髮秀益康瞻聽瞭聰由其居心和易致之宜以永年忽得微疾遂不起聞者咨悼實紹興十有九年正月壬辰也年七十有三生子三人男曰輒右廸功郎前虔州瑞金縣西尉曰輗舉進

士嘗謹謹自持女適進士高栴孫六人咸幼其一男也
安人之垂終告輒等吾自視危惙息且不屬幸及爾壯
長嗣業爾家惟飭已在不怠庶永有就爾克用我戒則
我為不死我亦念爾父官進勤劇將身不緇越既棄爾
藐孤吾周視篋衍曾銖縷之不蓄吾惟攻苦以育爾克
至于今彌無餘資死能葬我稱家卒禮俾人無爾非者
是爾為克蕆我終事吾見爾父地下靡有憾矣二子遵
之使來香溪告少卿之孫浚曰吾母將以十有一月甲

申遂安袝于縣之龜坑西原先君之墓敢請銘浚惟我妣滎國夫人謂居士君實伯兄合中表言之浚謂處州外兄謂安人外女兄安人且謂浚外弟銘安人莫如浚宜謹諾為銘曰

芳徽淑行世軌儀女婦姑母茲其規我撮懿跡聲于詩珍珉其藏告無期

吳子琳墓誌銘

君吳姓諱珪字子琳婺之金華人曾祖藻祖善父櫂世

隱約君幼謹順壯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別墅理家生事君亦念世業汩振惕焉遵命度地得靈岳林泉之勝結廬以居為裕蠱計常鄙世俗嗜利子沓貪無藝以子貸豪取年息倍稱我則不為第務以信實得人和賑憫單窮率本業之不立券犢或貿約將剔田帖屋以償則笑謝曰以逋負利人田廬豈吾心哉卒棄責弗取凡其意氣濶達類此越四十年儲義甚富而日積月衍資亦高矣會睦之劇賊充斥不制四掠比郡婺浸為盜區君

徙家集族壁險自固距所居十里餘日營支計費恃無
仇怨常出歸自如間逢寇衆方屠剔人皆擲刃斂衽疾
言開慰我不敢暴其無恐他盜過者亦相戒無窺吳氏
每望屋引去兄子曷家烏孝盡室前已歸君久之曷方
挺身來自間道為惡少遮止問為誰將安往曷對以實
惡少愧謝炊黍供待護送歸之君時姻舊逃亂相依倚
凡數十族經給資用藥物均惠有終始鄰曲附賊者持
米肉來餉君因以禍福鐫曉其人盍即效順無久迷繆

為此不祥徒以身膏官軍鋭鋒衆感悟釋柴械而還民伍者十九逮賊平向籍君全濟者多負不知報人謂自是有以緩急告君當戒門以絶矣後戍皐挾潰卒攻婺郊郭草擾依君者愈衆君益開納厚相勞苦必于我乎館意顧倍蓰于昔人始咨歎以為難及君性和裕于㝵弟友睦方議別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銖于遊從未嘗以貴勝寒品生輕重心于細人務為弁容謾欺玩靳一不之詰至或挾豪佩勢臨之則毅然不受里中人

推為長者皆慕賴或他適往往丁老叢集候門若待哺
然有鬬諍君一言曲直各厭怳解去葢其平居立然諾
故素信喻乎人如此紹興十有八年六月己未以疾卒
年七十有三娶郭氏生男三人曰昶曰昴曰晟女五人
長適進士邵汝能次適進士何溟次適左奉議郎湖州
州學教授唐堯封次適右迪功郎宜州河池縣主簿俞
允恭次適進士何洌孫男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畏三省
三思三復三俊三英孫女六人長許嫁唐仲義餘在幼

君雅知慕善開館貯書延良師碩友使子姓禀學故𥙿等皆競爽𧼈厲昴以藝業登名于薦書士友稱之君方疾劇顧𥙿等與諸孫戒曰始吾至靈岳未有温飽計令服食兩餘非智得也有命焉若等當益殖學無務殖貨力行勤儉謙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訓足矣言既奄然以瞑嗟夫今人愛子男遺之積者恨不百鉅萬失學無教或不能記姓名女嫁之甲門右族無復擇對多與凡子君獨能以詩書儒其子孫將終之言猶婉𢢀以義其得

壻又皆郡邑彦士可謂知所以愛子矣二十年正月丙午葬于縣之東溪古寺山之原前期昶使謁銘于香溪范浚昴且來屬浚顧同鄉壤又得君行實狀稽所聞為信或益以狀之遺事諉浚曰是宜傳載因知君為人稱思没且不忘銘其可辭銘曰

人當畏塗身窘不容君逢艱危克亢厥宗惠于鄉州長者之風恩或我狝我益有終儒其子孫慶則自躬有銘幽墟刻示不窮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夫人章氏開封人故將仕郎諱發之孫贈朝奉大夫諱志益之女章氏世為右姓大夫寬然長者喜以義紓人急方吾祖少卿舉進士客京師大夫相與厚甚吾祖仕既位于朝念大夫雅素不忘而大夫愛夫人亦欲以與范氏吾祖顧我叔父曰爾晉其納弊以為爾相故夫人歸于我章范用益親其後大夫之子震官陳留遇兵以忠死三子負其母奔俱來南依夫人夫人除奥室處

之供待積年滋有恩意人皆賢夫人成吾祖念舊之志克有終也夫人明悟靖莊承宗事謹奉舅姑孝御下惠而嚴凡佐我叔父率順且有助性素約縮衣嗇食資用無侈長我叔父捐館舍夫人卻家事聽其子日清心翫西佛書嗜善喜施濟涉以梁彴起病以藥石䘏死以葬埋具有孤寠不能嫁者為辦裝擇對使有行姻戚鄰曲多蒙其惠年七十有一得積寒疾卧累日日劇不哀以紹興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卯卒于家遂以十有二

月己酉葬自我叔父墓于勝覲原二十有四年矣于是以夫人治命更卜兆于塋東十步所用遷窆我叔父越三日夫人合祔焉夫人生男五人長曰淇故任右承直郎衢州開化縣令次曰注三與鄉貢次曰汲學該涉有志氣次曰滂開化令及仲叔季皆先夫人卒其幼曰津女二人長適右丞議郎通判洪州徐端禮次早卒孫男九人炳煜煒焯煇光炤燾烜津與諸孫皆力學問煜嘗在國子薦籍中孫女十有二人長適右承直郎張文之

次適右丞直郎章著次適進士蔡九齡次適右迪功郎晏節餘髫孺曾孫四人坦垍埜埴曾孫女五人夫人之祔既有日津以埋辭屬其從兄浚浚曰叔妣夫人先世令族父克義兄克忠夫人之賢也固宜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顧雖文字蕪鄙其何敢不力惟我叔父世系爵里與行事自有誌今即蓋石書夫人懿行卒葬月日琢之歸諸墓

張府君墓誌銘

諸暨張龜年卜葬其考府君前事之月以行狀走書謁銘于高平范浚曰龜年無似日獲擁篲墻屏下竊自比數于諸生敢告不弔惟身負釁逆上禍慈考欲養之志終天莫伸顧方當門庀事不敢即死窆有日矣儻幸而賜之銘使有以告于窀穸是大憫其孤藐而顧覆之先人有知將不憾于地下書至浚一再閱為之悒然如見龜年稽顙觸地而聲其哀也初龜年來蘭溪從予學府君以書先之問可不可辭連累數牘又以予所厚書來

言既又以書道謝懇懇逮黽年踵門禮恭而辭順授之學服習不懈中易直無歧徑同舍生舉稱之因知府君力于誨子非一日積又使之越境來學此其意亦已篤矣今世積居潤屋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瀕取仰拾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讀一紙書則奪取藏去或擘裂以供覆瓿怒而曰吾將使金挂斗牛馬以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户事顧欲作忍饑面翻故紙邪用是大家子多呰窳不勤卒或無以自

業故予于府君謂知以義方字厥子是異乎末俗者也
今得其行事狀益見逆知府君果不妄矧黽年以嘗請
業故來祈銘而叩叩之悲將得辭乎按府君諱緒字端
遠紹興府諸暨人自髫年知勉于學其父居邑屋以氣
槩唯諾閭賔禮善士使子姪從之遊故府君益習業當
宣和初有籍在州校會盜發青溪亂挻越部府君鳩族
屬聚落合力保壁衆悉附服貧丁輕猾無敢去爲椎剽
鄉境賴安而貲偫用無遺餘矣繼丁大故生業益落府

君得計然心筭以治産累歳遂至饒衍然奉身菲約知推分自安有薦之戚里要人奏補承信郎初非其志不求官進乃樊圃沿泉為游亭問館蒔雜花美木置酒流覽以娛客士夫過之嘉其好事自喜平居賙救鄰曲多趨人急或窶且病遺之珍藥不以貴蘄歳計食粟斥羨積平糶之有所稱貸率薄其羸里中子錢家因相視為率不得多責息嘗大雨雪寒冱積白府君登樓憑眺有至晡西無炊煙者慨然發囷分贍所全活甚衆大抵設

心本夫慕善故近厚如此府君以紹興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卒以明年冬十月甲辰葬于縣之槩浦鄉梅塔原年五十有二曾祖參祖湜父譽皆不仕娶蔣氏生男二人龜年其長也次曰椿年孫男三人孫女一人銘曰

勤以厚其生又知義方惟圖之良後之人勿忘卜兮食西原之岡坎厥中而藏其安無傷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紹興五年夏六月癸亥右朝請郎髙平范公卒以冬十

一月乙酉葬于婺之蘭溪縣北觀後山前事其子使來乞銘于祕書少監潘良貴曰端疑不天先人倅鄱陽以疾請老繼即世諸孤念安厝之重姑忍死銜哀奉喪歸卜襄事既得日矣圖所以銘埋石為不朽者敢以勤執事良貴于公同鄉壤且有好舊銘其可辭按公諱溶字茂寬世為蘭溪人始以祖任補郊社齋郎調授將仕郎開德府司理叅軍歷洪州左司理濰州士曹左推獄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官凡九遷至朝請郎章服

銀緋公練熟吏事于決獄尤詳明三為州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因有毆婦人傷甚者墨曹以破骨限辜既四十九日而婦人死公曰法破骨限日以五十而創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得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其人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以逾月論囚得不死其平反類如是治歷陽有惠政適淮東西歲大祲米騰貴甚所至發廩舉荒政多乏事獨公處畫有條畧饑羸流冗赴如得歸全活數萬

計朝廷遣訪使察兩道賑濟首薦公能時郡將喜柔佞且悍刻遇吏屬如束濕一語不合輒文致以罪曹掾輩阿合趨和猶惕息不自安公日以職事造請恥苟為隨順常引義固爭將不悦因窘公徧捕邑胥史械繫笞楚推詰百緒迄無纎介事及公者公久移病卧不出吹毛洗垢一聽之既移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諷公謝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罪可無謝吾方投幘須劾去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謝而獄無所

歸亦尋寢有盜羣輩殺攘橫不制公出竒畧縛取之鞫
司薄其罪以害公賞公曰是吾心也以職取盜盜釋弗
誅責塞而人無殘何賞如之不復辨至武康訪邑父老
以疾苦咸訴前令裁定物力溢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
歛遂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吏白版已上郡須三歲可
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告喻父
老槩除十之二繼列其獎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為利而
不私錢塘亂卒嬰城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聲欲樵境上

民恐荷擔公列夫乇扼走集固圍飭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道會合之師烏合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因暴抄有犯邑者乘暮夜斫柵譟而入公率衆逆之曉謂曰爾討賊者而欲為賊乎王師行即至毋自取絶頸禍且爾假道不過圖一夕安苟捨仗不吾擾將館爾于市糧扉芟秆惟爾之須不然吾衆鋭不可怒也其人皆聳聽讋愧合言曰惟公命則褫甲束刃入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康

獨無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鄱陽號劇繁公以鎮靜佐邦治雖軍書饋檄委沓無間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以及事會歲旱官平糴以資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至畢給又倍稟之率人日得二日食旣他州流惠為多旣而旱愈虐公以為憂徧走羣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哀之公自早歲懇懇嗜讀書入官猶不廢閒提筆遊舉子場兩與賓貢補太學內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

温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于兄弟族黨交遊無不善立義甚髙喜趨人急北海工曹元億當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章不可得公以已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為難生平恬介未嘗趨競仕雖累歷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與卒而家罄乏無餘貲享年五十有四曽大父中孚故贈左正議大夫大父鍔故任左朝議大夫父筠故任左承議郎累贈左金紫光禄大夫母安定胡氏贈同安郡夫人娶令右朝散大夫廬陵歐陽中之女先公

十四年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令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惠州文學端疑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歿凡知識大夫士若州邑朋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悼有泣者銘曰

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何仕之能又惠且清而不公不卿惟蓄德之贏為嗣人之承其徵斯銘

祭姪端受文

惟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物故四十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沈光匿彩再世不大爾能克紹前人積銖累寸訖于有成女得所歸男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爾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以常人視之宜食息不暇而爾能外交士大夫内睦宗族至閭里姻舊承上以欽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緩急叩門惟力是視無毫髮靳色則爾之才可知矣余與諸父子姪展

維桑之欽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車馬跡經于邑下無問晨夜館于爾穀于爾者凡幾年意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享爲善之慶而一病不起予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于身者如是之淺少而貽其厚于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尚能撫爾之孤以遂爾之志今爾窆得日率香溪之族祖奠道周爾其有知庶幾來鑒尚饗

香溪集卷二十二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予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于學宮舊矣師道㓜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蘓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

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于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烏乎百年之闕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絶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槩

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為先生置祠奉嘗至于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自儆矣今右史裔孫元璹念殘集之復完愳泯没之薦至首刋數卷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齋集未及刋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于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璹之能光昭

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于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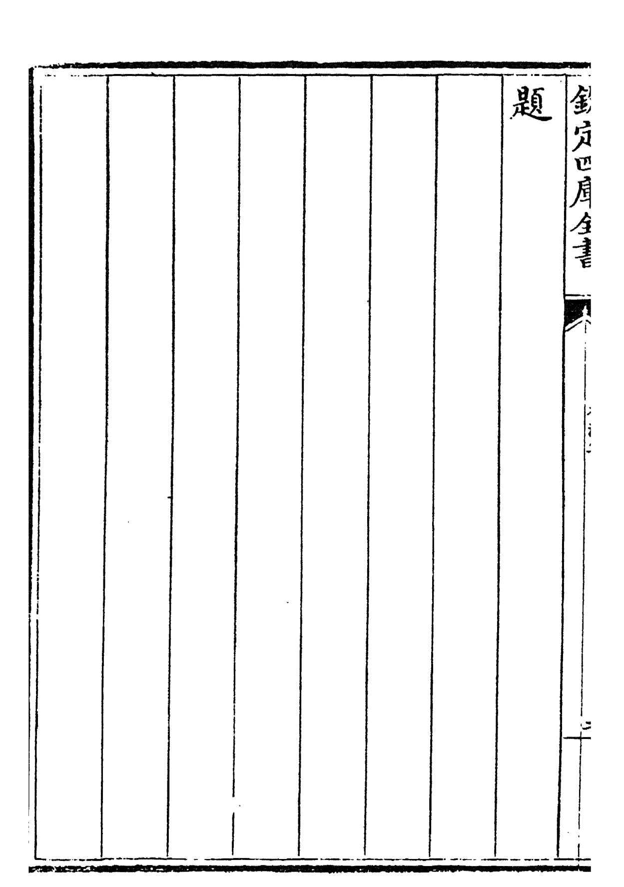
日後學里生吴師道序

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飾吏善于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于涖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于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

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于學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于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懋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于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敢贅一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

濬其原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于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于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其闕于前而顯于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于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懋于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㞐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謹



題